

精校
足本古文析義合編

錦章圖書局
印行

足本古文析

義初二合編

民國十一年春月印



憶戊戌己亥間從先君遊於兩江幕府即知有晉江林西仲先生司李新安品高行潔治獄多平反九載擢上考去官時僅以循良目之尚未識其以博雅顯也及康熙丙戌余巾車入閩留滯三山先生以脫難後方杜門著述亟欲一造其廬窺探鴻秘會當軍興旁午日事戎旃有懷靡及既而道第稍除先生攜琴劍北出霞關僑居武林二三年來余頗得奉教焉篋中所詮解書甚富茲有古文析義之刻夫文義之不彰也久矣學者於四子六經外莫切於古文前此坊賈射利剽竊評林漸至訛以傳說不可究詰先生憫焉力任釐正其言不患不及古人之作而患不及古人之讀誠千古確論也至於研思殫慮字字鑪錘每文一篇先指示通篇大旨逐段竅卻次詳釋句讀字義俱發前人未發將千百年訓詁窠臼洗滌一空但讀其發凡十七則思過半矣矧其虛襟善納凡良朋萃止遊屐萍蓬必再三咨訪遇有所得誌其姓氏其不沒人善又如此今而後知先生進而在位則致主澤民退而在田則著書垂教皆以真實心行之不肯一事輕易放過也世之學者能以古人之作為作勿效今人之讀為讀於先生一片指引苦心庶幾無負乎

皋亭丁灝勗庵氏謹跋

凡例 計十七則

讀古文最忌在前後中間畧解得數語便囫圇讀過其未解者一切置之不知上下文既解不去即所解者皆錯認也茲編必細會全文血脈每篇先諷誦過數十遍然後落筆詮釋誓不留一句疑竇致誤同志欣賞

坊本古文中所引用典故人人習知者偏加了許多注脚繁冗可厭稍有奇僻則皆闕然不詳亦何貴有此等注脚乎是編凡係坊本未注者悉為拈出或有舛誤細細駁正若從前解釋無訛及舊載諸家評語槩不重錄恐掠古人之美也注中有得之良友賜教者亦書某人性名於下恐掠今人之美也

一文所以載道也是編凡忠孝義烈大節及時務經濟關係於國家興亡或小題中立意正大者方彙入選其一切排偶粉飾變亂是非之文及有礙於時忌者雖工緻可觀槩不敢錄

一讀古文當先細玩題目掩卷精思開手如何落筆既讀過一段復思一段之後應如何接寫如何收拾直到思路窮竭方知古人有許多不可及處若開卷便一氣讀畢縱能成誦必茫無所得之人此百試不一差者也是編段段標出或可為好學深思者之一助一讀古文要得篇中神理如王荊公讀髯蘇表忠觀碑云似太史公楚漢以來諸侯王表試問那一句相似此神理也今人讀古或遇不切舉業者輒云不必究心不知觀闔蛇

而字法進觀舞劍而畫事工亦思字與蛇何涉畫與劍何涉乎若不解此縱全篇學步邯鄲徒來醜婦臍里之誚耳是編間有拈出在善讀者會心筆墨中不能盡也

一讀古文最忌先有成見橫於胸中如讀太史公文動解作憤怒去讀長蘇海外文動解作遷謫悲愴去附會穿鑿埋沒了無數妙篇是編止在本文尋出脈絡或有言外感慨亦無不躍躍欲出悉空從前牽強之病

一讀古文最忌在未明其大旨只記了從前坊本評語謬加虛贊如馬首之絡篇篇可以移用甚覺贅瘤是編止解其大旨脈絡佳處自呈西施王嬙原不待揄揚而後美耳

一是編凡遇主腦結穴處旁加重圈◎埋伏照應窳卻處旁加黑圈●精采發揮及點襯處旁加密點、、、、神理所注奇正相生字句工妙筆墨變化處旁加密圈○○○
○段落住歇處下加截斷一以便省覽

一是編小注內有逐句解釋之下或遇段落應總解者恐致相混必加一小圈別之○或每句解畢另有評語亦加一小圈別之如應釋字音即列於本字之旁觸目便覽不煩檢閱
一是編全文中有明白易曉者止於逐段下總評數語以闡發通篇血脈其深心結構出沒收縱有鬼斧神工之妙者必逐句注出不敢草率

一檀弓公穀等書皆文字中最稱神奇者選家惟以不甚切於制藝登錄甚鮮今於每種畧採數則以見天地間應有此種不可磨滅文字若莊子一書為文字中鬼神獨步千

古文既有全注行世茲不選入以此書不可不全讀故也

一是編小注有不能盡者未加發明以通其脈絡如小注已明則別出議論於後讀者須逐句看過小注再看後段發明議論方得全篇大旨若草草看後段又是走馬看燈矣

一是編小注內有解字面者有解大意者有承觀上文者有吊起下文者有補文中語所未及者有用一二字分析辭句者總為全篇血脈著眼不可以尋常訓詁一例看卻

一古文選家多出於庸手附會竊湊巧借名家姓名定論而已其實千部一律毫無獨見且較讐不精亥豕傳說誤人不小是編研精有年剗剗之後復遍覓善本細較數過不但無誤字畫必精讀者鑒余之苦心可也

一讀是編不妨先取坊本閱過有不能解了者閱此便覺會心尤能自出議論可以別讀他文

一是編比坊本篇數稍有增益若論古文全書究不過一齋之味此外尚有增補二編嗣刻併選國朝名文分為經世持世榮世小品四種以成全璧

一古文之佳不外叙事議論二者而已然議論之文或有隨意抒發無中生有而叙事必將其人行過事實平平寫去又欲簡而能該質而不俚使其人之精神面目躍然畢現方稱巨手孫樵言史才難得者猶云畫鬼畫人難也計古今擅其長者左國外當推史漢但恐篇長艱於熟讀惟於精神結聚處摘出數則以為操觚者法式

西仲氏再識

古文析義初編目次

卷之一 周文

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

鄭莊公戒飭守臣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子魚論戰

展喜卻齊師

鄭子家告趙宣子

晉知罃不知所報

穆叔重拜鹿鳴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子產壞晉館垣

鄭丹以詩諫

卷之二 周文

召公諫厲王弭謗

國語

臧文仲請求晉釋魏侯

周鄭交質

季梁諫追楚師

齊桓下拜受胙

寺人披求見晉侯

燭之武退秦師

王孫滿對楚子

晉殺趙盾趙括

駒支不屈於晉

晏嬰不死君難

子產論尹何為邑

子產論政寬猛

石碏諫寵州吁

曹劌論戰

陰飴甥對秦伯

介之推不言祿

蹇叔哭師

齊國佐不辱命

呂相絕秦

祁奚請免叔向

季札觀樂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葉公封白公勝

以上俱左傳

倉葛不服晉

敬姜論勞逸

驪姬以危言劫獻公

王孫圉論楚寶

葬宋繆公

公羊傳

齊陳乞立陽生

曾子易簣

杜蕢揚解

鄒忌諷齊王訥諫

左師公說長安君出質

魯共公酒色味論

聶政刺韓傀

范雎說秦王

魯仲連義不帝秦

卷之三

秦文

唐睢不辱使命

卜居

楚詞

入關告諭

高帝

叔向賀韓宣子之貧

諸稽郢行成于吳

宋及楚平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傳

有子之言似夫子

晉獻文子成室

顏觸見齊王

樂毅報燕惠王書

趙良說商君

信陵君上魏王書

田需對管燕

郵無正免尹鐸

申胥諫許越成

季札讓國

晉獻公殺申生

檀弓

公子重耳對秦客

豫讓報讐

戰國策

趙威后問齊使

司馬錯論伐蜀

莊辛幸臣論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蘇秦以連橫說秦

韓非說難

漁父詞

說漢王定三秦

韓信

李斯諫逐客書

宋玉對楚王問

發使告諸侯擊楚

高帝

賜南粵王趙佗書文帝

治安策一

論貴粟晁錯

諫獵書司馬相如

答蘇武書李陵

項羽本紀贊

孔子世家贊

伯夷列傳

淮陰侯列傳贊

游俠列傳序

卷之四漢文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宣帝

報孫惠宗書楊惲

臨淄勞耿弇光武帝

來歙召蓋延後漢書

遺黃瓊書李固

報文帝改帝號書趙佗

治安策三

廟殿火災對董仲舒

諭巴蜀檄

賜燕王旦璽書昭帝

秦楚之際月表

蕭相國世家贊

屈原列傳

李布藥布列傳贊

過秦論上賈誼

吊屈原賦

上武帝書東方朔

下州郡求賢詔武帝

五帝本紀贊史記

高祖功臣侯王表

陳丞相世家贊

張耳陳餘列傳贊

酷吏列傳序

請以賜金買田宅對疏廣

異姓諸侯王表漢書

戒兄子嚴敦書

為兄上書班昭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蘭亭記 王羲之

祭古冢文 謝惠連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維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浮屠文暢師序

許遠論

卷之五 唐文

平淮西碑

祭鱷魚文

進學解

答李翊書 韓愈

鉛鉅潭西小丘記

與韓愈論史官書

送薛存義序

與吳質書 曹植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滕王閣序 王勃

與韓荊州書 李白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送董邵南序

送孟東野序

爭臣論

祭田橫墓文

柳子厚墓誌銘

獲麟解

與孟尚書書 韓愈

始得西山宴游記

愚溪詩序

捕蛇者說

陳情表 李密

與子儼等疏

為徐敬業討武璽檄 駱賓王

春夜宴桃李園序

論兩稅之弊疏 陸贄

送殷員外序

原道

祭十二郎文

諱辯

答呂璣山人書 韓愈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

送僧浩初序

桐葉封弟辯

弔古戰場文 李華

阿房宮賦 杜牧之

陋室銘 劉禹錫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并序 劉蛻

野廟碑 陸龜蒙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去非

嚴子陵祠堂記 范仲淹

岳陽樓記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秋聲賦 歐陽修

釋秘演詩集序

梅聖俞詩序

縱囚論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畫錦堂記

祭石曼卿文

瀧岡阡表

伶官傳序

宦者傳序

卷之六 宋文

高祖論

辨姦論 蘇洵

管仲論 蘇洵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表忠觀碑

范增論

留侯論

鼂錯論

答李端叔書

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

石鐘山記

喜雨亭記

放鶴亭記

超然臺記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以上蘇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

愛蓮說 周惇頤

西銘 張載

書稽叔夜詩與姪擾 黃庭堅

跋李莊簡公家書 陸游

正氣歌

文天祥

卻聘書

謝枋得

穢槎亭記

元明善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深慮論

方孝孺

茅焦論

商輅

瘞旅文

王守仁

雜說

李贄

乞代夫死疏

楊繼盛張氏

報劉一文書

宗臣

蘭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林煥

徐文長傳

袁宏道

重刻岳陽風土記序

徐學謨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送林守一重游吳越序

曾異撰

古文析義初編卷之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受業鄭 郊官五
錢塘翁必邃淵若 同校

男 沅芷之

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

點出母子三人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史記鄭世家云生之難最確舊注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知果爾即詩所云不圻嗣無留害也何反驚而惡之乎惡按寤字當屬莊公疑莊公將生時橫卧於產門久方得出耳今世婦人產子亦有此又風俗通云凡子初生墮地能開目視謂之寤生亦未安惡得無愛共叔段欲立之

愛得無名婦人慣有此等不可解

的性情沒道理的舉動弄成禍根

公曰制巖邑也

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反以不利于

請京

即虎牢求一最險

之邑欲其安也

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反以不利于

請京

也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不謂之卿不謂之大夫併不謂之公子特異其名以張大之

之害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今京不度非制也

不堪所

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

歸之母命作喫虧無可奈何語以為將來置母話柄校甚

以為害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言向後愈大難制雖欲裁抑變置而不能祭

仲語是個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

滋蔓必多行不義自作自受不能害國也

兩金之術

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

若弗與則請除之無

生民心

國貳則民無所適從故生心上言君不堪就莊公一人利害言此言國不堪就通國之人利害言

公曰無庸將自及

即自覽之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收而專屬於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上云生心猶介在兩

意冷得妙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之人人不與親雖得士亦無得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之備

一步緊一步將襲鄭。此則不義之甚者夫人將啟之。欲為內應啟開導也。上文俱寫叔段此處忽我一筆則夫人公聞其期曰可矣。

他人不聞而公獨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聲罪致討曰伐此加京叛大叔段。皆知段段入于鄆。公伐

諸鄆。公料段必不能支子封當入于此復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叔段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

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失教指不為之所言不言出奔難之

也。以正例言應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難之者猶言病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廢其母而絕之將平日惡已愛段之

慣用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詞既而悔之問心過不去處。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自然有獻于

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自然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

之。輕輕敲動妙絕與觸警見趙太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莊公不覺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有母謂之

請其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謂母以罪廢既有重誓絕之且對曰。君何患焉。誓重不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

其誰曰不然。既不著誓言又可以見母病他想出這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

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見面生情自然如此。四句叶韻確是當年所遂為母子如初。叙姜氏君子曰。潁

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所以謂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林西仲曰。攻鄭風叔于田二詩。稱段多材好勇。國人愛之。亦不過統統稱。潁考叔。習氣。馳馬試劍。伎倆耳。無論其他。即封京之後。既值危

說行猶可以全母子之患也而公弗成直伺修戰守之備有涉于篡奪形迹毋論鄭不饒有期無期只消用兩個將字一個明字便把夫人一齊拖入潭水中無可解脫此公之志也夫以段之驕暴無狀全無國體終臂之謀不必深辯乃夫人處深宮嚴密之地且當莊公刻刻提防之際安能與外邑訂期而國門內應耶設既死完公國以罪段者罪母廢置邊城而出重誓絕之所以示其平昔愛段種種皆適以禍段且自禍也快心極矣惟是奉太后以嫁毒被遷比之姜氏罪大且情確時諫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且繼之姜氏乃葵須有之事耳而鄭臣如祭仲子封華未聞一言直待顧考叔就善言中尋個適就之法幸復母子之舊而後知公積怨必不可回黃泉之誓不但絕母且藉以杜諫臣之口也故通篇只寫母子三人却扯一局外之贊歎作了結意以公本等不孝即未後一着亦是他人愛母施及與公無與所以深惡之此言外微詞也

周鄭交質

左傳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世東王貳於虢。病鄭之專而不鄭伯怨王。忿王不專任已。貳字怨字俱在王曰

無之。懼鄭加害硬賴得可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明未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明不王崩周

人將畀虢公政。上單言王此言周人者見舉朝皆不堪鄭專也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

之禾。忿周失信。不加害其質而偏掠其物知周周鄭交惡。下皆左氏斷詞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二句

既易世委空質于鄭而不復顧害之無益也周鄭交惡。明則不暗昧恕則不忌刻與武競惡王二句分對要約也禮天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同之。理之節文在人臣有進退之義在人君有進人之權皆具

不易定法開離武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毛所生蘋蘩蕰藻之菜。即上句所筐筥錡釜之器。所以成之

也暗指周之羣臣潢汙行潦之水。堪為可薦于鬼神祭可羞于王公。燕享。七句言至薄之物猶可藉明而况君子結二

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君子指有國者此三句泛論凡結信者風有采芣采芣。應上可薦于鬼神二詩皆言

采芣詩有采藻行雅有行葦。河酌。應上可羞于王公句行葦詩言祭畢而燕河酌詩有行潦昭忠信也。就上文澗溪沼沚

海蘆管錡釜字面有力。林西仲曰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蓋由不能自強于政治所致若鄭莊賤底無君種種不臣尤為

人皆營其失當而不知其立言之意蓋有在也細玩首句王是王卿士是卿士堂陸之分非不潔然乃王既不能自強政治進人

並稱十五國即天子刪詩亦不能強登之於雅也春秋之作傷天下之無玉故特繫玉於天借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進退諸侯所以謂之天子之事按平王崩在隱公三年則與鄭交實事猶在前左氏以周鄭並稱者明此時天下無王春秋所以託始也

石碻諫寵州吁

左傳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娶婦從無叔及其兄者此欲表其所生之貴故叙與太子同母當為衛正嫡小君與下文嬖人對看乃特筆也十五字作一句讀

美而

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以其無可立深惜之

又娶於陳曰厲嬖

莊姜現在而又別娶則不見答之意自在言外生孝伯蚤死

又以其不能

立深惜之其娣戴嬖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桓公雖非正出猶有來歷且為正嫡所子自然當立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知州吁不是好貨亦特筆也齊威王罵周烈王云而母婢也

有寵而好兵

豈容得好這便是邪

公弗禁

以寵故弗禁則公感于嬖妾之意亦在言外

莊姜惡之

惡其有為禍本領已上三叙莊姜以衛無嫡子把賢德夫人之愛惡作邪正定案以起下文

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方向也猶言義之所在也納者送之使人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言父誰肯納子于邪但人子有矜侈亂逐之行則忘義而自邪不待納也

四者之來寵祿

過也

祿者寵之實如禮秩賜予之異數皆是言四者所從來皆出於過寵雖人子自入于邪無異于父納之也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

為禍

既習于邪不定其位勢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

人若人強將臣服之鮮不蓄恨既恨則鮮能自重不為亂也此又泛論人情明州吁所以必為禍之故已上言州吁必不能寵

且夫賤妨貴

以貴

少陵長

遠間親

君義臣行

以在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謂六順也

各循其理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為禍相應已上又推言順逆之效明寵州吁所以縱之驕以致其禍國弗聽抑其寵

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

禁字與上文弗禁相應有此一禁則前此義方之諫不足徒責徒責莊公

桓公立乃老

知州吁必在禍而已力不能制故也